

書

吳興姚

鉉纂

集序

唐丞相禮部尚書許國公蘇頌文集序

韓休

唐丞相鄴侯李泌文集序

梁肅

唐丞相大傅文貞公崔祐甫文集序

權德輿

唐丞相兵部尚書宣公陸贄翰苑集序

權德輿

唐丞相禮部尚書文公權德輿文集序

楊嗣復

唐丞相中書侍郎韋處厚文集序

劉禹錫

唐丞相太尉衛國公李德裕會昌一品制集序

權德輿

唐徐州節度使贈司徒張建封文集序

權德輿

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

張諠

唐金紫光祿大夫禮部尚書上柱國贈尚書右丞

相許國文憲公蘇頌集序

韓休

易有四象有天文焉有人文焉所以察時變而觀化成也詩有六義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所以陳國俗而美王政也文之時用其肇

基茲自長發禘宋止考述其典在駟頌魯史克明其訓由是比祖
繼作風流彌繁黃竹白雲垂芳於帝籍楚蘭班素作麗於辭人莫
不通情性之微含風騷之旨吟詠先王之澤光昭正始之宗故情
發於中而申之以歌詠文生於情而飾之以辭彩所以立言會友
感物造端滋暢襟靈擢揚隱伏潤彼金石流于管絃以告其成功
而懿我文德者也嗚呼斯文未喪命世聿興發揮造化之微鼓動
江山之氣輔轡前古昭彰後葉疇克有之則尚書許公應運而挺
生矣公四代相門公卿崇構海域悵其軒冕搢紳推其軌儀夫其
導源錫胤之慶克家承宗之美論道布政之典推誠立節之效並
以勒於豐碑紀在良史此雖略而不言焉公神秀穎發自然生知
五歲便措意於文每坐卧吟諷未常輟輟至于八九歲則有若大
成焉一覽誦千言有若素習十七遊太學對策甲科振鱗溟海
羽弱泉海內重林宗之名朝廷籍晉生之與矣時吏部侍郎馬
名知人見公歎曰蘇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後因選集時屬
考判公與宋璟俱入殊等由是天下益稱焉公任御史時兩

送別四韻詩四十餘首試令公誦之一遍倒覆之遂不錯一字其
敏悟也如此公任起居郎屬考功員外郎關時中書令李嶠執筆
曰考功郎非蘇君莫可遂拜考功員外郎遷給事中特制授脩文
館學士遷中書舍人專知制誥僉議允歸制命勅書皆出自公手
筆不停綴思無所讓及是見君深所歎伏焉今上嘗謂公曰朕每
見卿文章與諸人尤異當令後代作法豈惟獨稱朕心及東封詔
公撰朝覲壇頌加金紫光祿大夫與一子官賞能也公性與道合
神無滯用惟深也惣衆妙之門惟才也體生人之秀若乃學以聚
之問以辯之括囊道藝之場探賾幽微之數至若拘戈考篆魯鼎
看銘書有亡篋文稱墜簡疑絳老之年走朝有問卜晉侯之疾訪
史莫知莫不取揆宏襟詢謀達識公辨無不釋言必造微掩雲夢
以吞之湛陽秋以照之如太嶽之覽群山若蒼蒼瀕之朝百谷者矣
至乃緒發而官商應言形而雅頌興爽律與雲天並高繁章與霞
月俱亮故能虛明獨照壯思雄飛自我心極爲之宰匠嘗亦紀秦
望銘華山勒函谷之關刊嶽然之石繫絃間發縹彩相輝歐

白雪逐孤賦成而黃金有貴豈惟排終拉賈為 超陳而已云乃
大言煥發命急宣則翰動若飛思如泉涌典謨作制於邦國書奏
後蕃於禁省敏以應用婉而有章則近代以來未之前聞也嘗學
而得之歟抑亦天縱之與何其殊尤而懿鑠也惜乎循途未極闕
川行謝雖洞簫為賦方傳漢帝之官而禪草遺忠空留茂陵之下
恩感烈其如在覽餘文而憎歎曲池無處舊館寂寥感知已以悼
恩懷舊德而何極豈峴山之上長留墮侯之詞延閣之中不紀藏
書之錄謹撰緝文誥成一家之言凡四十卷列之如左請藏於祕
府以示來裔

唐丞相鄴侯李泌文集序

梁肅

唐興元世天子以人文化成天下王澤洽頌聲作洋洋焉與三代
同風其相之臣曰鄴侯李泌字長源用比興之文行易簡之道贊
事盛聖辨章品物疏通以盡理張屢而合雅舒卷之道必形於辭
其偉矣天子嘗論古者聰明睿聖之君忠肅恭懿之臣叙六府三
事同八風七律莫不言之成文歌之成聲然後浹於人心人心安

以樂播為風俗風俗厚以順其有不由此者為理則粗在音則頽
且之弊也朴煩之甚也亂用其道行其位者歷選百千不得十數
其難不其然乎開元中公七歲見丞相始興張公九齡張公其
物異授以屬辭之要洎始興沒不六十載公果至宰相封侯有文
集二十卷其美嘉遬則有滄浪紫府之詩在王廷則有君臣賡載
之歌或依隱以翫世主文以諷諫步騫六義發揚時風觀其辭者
有以見上之任人始興之知人者已初大上當陽公以處士延登
內殿實敷黃老之訓至德初宣皇以元良受禪公則獻大階頌昭
纂堯之道睿文以廣平伐罪公則握中權之柄參復夏之功大德
不官既追五嶽之隱大用不器終踐代天之職方將熙度工以成
邦教載直筆以脩唐書命之不韙凡百興歎既薨之來載皇上負
宸之暇思索時文徵公遺編藏諸御府於是公立言垂世之譽獨
善兼濟之略藏在冊牘載於碑表惟斯文之可傳於後嘗謂肅曰
吾子辭直盡存乎篇序既詠歎之不足因著其所以然貽諸好事
者凡詩二百表誌碑頌讚序議述又百有二十其五十篇 鈔錄者

其目云

唐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贈太傅常山文貞公崔祐甫集序 權德輿

昔舜禹之代股肱昌言以承承于帝修六府敘九功曰都曰俞啟周之際有伊訓說命太保太師旅教全滕之書以載翼其代皆有烈格于皇天自三代已還君臣感會何嘗不經緯斯文裁成百度大傳文貞公寅亮德宗致建中之理左輔右弼緝熙光明居中一歲以至大病愍策尊名爲唐宗臣公薨二十九歲天子命公嗣子植爲右拾遺植乃捧公遺文三十編見咨論敘德輿以爲君子消長之道值乎其時而文亦隨之得其時則章明事業以宣利澤不得其時則放言寄意以摠志氣自門閥秀士被服薦紳至於登朝宰政內十年間作爲文章以修人紀以達王事懼喜怒之不中即故有作威誠懲苟得之害正故有重請鍾銘恐匪人之于紀故有與永王璘牋書謂時宰之不能上廣聰明故有台封說悼谷風之詩廢故有僚友箴慮法吏邊吏之失其官守故有貓鼠議是惟

無作作則有補於時以至於修事功斷國論導志通理昭明且直施於名命爲雅誥刻於金石無愧辭康莊逸軌卓犖濟發九流六藝鼓舞奔走陳思王所謂儼平若崇山教乎若蒸雲惟公信然公姓崔氏諱祐甫字貽孫博陵安平人先孝公之清德與公始中終之盛烈勒於帝籍藏在博史升公堂與之君子多爲之譏錄大較以同之中正大有之剛健中庸之明誠洪範之攸好德艱貞踐履出入光大皆充其義如其文章嘗試言之天下公器也匪皇極不又操柄者務廣通則其弊以流縱私回則其弊以沒以是至於紀綱淆亂官職耗廢敗壞陵夷而不可爲務守者弊以隘則窘若措拳於是才滯而不發事壅而不宣其於病王猷鑿大倫也及公平衡宰物爲之折衷使文皇明皇之風粲然復興宗起教化萬方同軌道協氣宣臻至理而無癘疢爲仁由已善善若不及泝其心源存乎斯文君子曰觀文貞之文而知其道知其道然後知其理古之易易也昔公能修先孝公之志類其文章趙郡李公遐叔實爲之序今植亦能修公之志而德輿無似懼辱命焉凡九百二十篇爲一家之言云爾

唐贈兵部尚書宣公陸贄翰苑集序

嘗讀賈誼書觀其經制人文鋪陳帝業術亦至矣待之官室恨得
後時遇亦深矣然竟不能達四聰而盡其善排群議而試厥謀道
之難行亦已久矣東陽絳灌何代無之噫一薰一蕪善惡不能
同其器方鑿圓柄良工無以措巧心所以治世少而亂日多大雅
衰而正聲寢漢道未融既失之於賈傳吾唐不幸復擯棄於陸公
公諱贄字敬輿吳郡蘇人漂陽令侃之子年十八登進士第應博
學宏辭科授鄭縣尉非其好也省母歸壽春刺史張鎰有名於時
一獲晤言大加賞識既別鎰以泉貨數萬為壽賀曰願以此奉大夫
人一日之膳公悉辭之領新茶一串而已是歲以書判拔萃調渭
南主簿御史府以監察換之德宗皇帝春宮時知名召對翰林即
日為學士由祠部員外轉考功郎中朱泚之亂從幸奉天時車駕
播遷詔書旁午公灑翰即成不復起草初若不經思慮及成而奏
無不由盡事情中於機會君卒填某女同職者無不拱手歎伏不
能復有所助嘗從容奏曰此時詔書陛下言痛自引過以感人心

昔禹湯以罪已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愆改過以言
謝天下俾臣草辭無諱庶幾羣盜革心上從之故行在詔書始下
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激發以德宗克平寇亂不惟神武之
功爪牙宣力蓋亦資文德腹心之助焉及還京師李抱真來朝奏
曰陛下在山南時山東士卒開書詔之辭莫不感泣思奮臣節時
臣知賊不足平也公自行在帶本職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精敏
小心未常有過銀雉扈從行在輒隨啟沃謀猷特所親信有時讌
語不以公卿指名但呼陸九而已初幸梁洋棧道危狹從官前後
相失上夜至山館召公不至法徒號於禁旅曰得陸贄者賞千金
頃之公至太子親王皆賀初公既職內署母常氏尚在吳中上遣
中使迎致京師道路置驛文士榮之丁韋夫人憂去職持喪於洛
遣人護漂陽之柩附於河南上遣中使監護其事四方賻遺數百
萬公一無所取素與蜀帥常南康布衣友善常令每月置遺公奏
而受之服闋復內職知兵部侍郎覲見之日天子為之與改容
敘優禮如此內外屬望旦夕俟其輔政為實參忌嫉故緩之真

拜兵部侍郎知貢舉得人之盛公諷稱之貞元八年拜中書侍郎
平章事公以少年入侍內殿特蒙知遇不可與衆浮沈苟且自愛
事有不可必諍之上察物太精躬臨庶政失其大體動與公違姦
諛從而間之屢至不悅親友或規之公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
吾所學不恤其他公精於吏事斟酌刻決不爽錙銖其經綸制度
其在德宗實錄及實參納劉士寧之疏賂為李錡所獲得罪左遷
橫議者以公典參素不恟歸罷相之議於公戶部侍郎判度支裴
延齡以姦回得幸害時蠹政物議莫敢指言公獨以身當之屢言
不可翰林學士吳通玄忌公先達每切中傷陰結延齡互言公短
宰相趙憬公之引拔昇為同列以公排邪守正心復異之羣邪沮
謀直道不勝十年退公為賓客罷政事明年夏旱芻糧不給軍校
訴於上延齡奏曰此皆陸贄輩怨望鼓扇軍人也貶公忠州別駕
上怒不可測賴陽城張萬福救之獲免蜀帥常令抗表請以贄代
已歲賂資糧公在南賓閉門卻掃郡人稀識其面復避謗不著書
唯考校鑿文撰集驗方五十卷行於世江峽十稔永貞初與鄒餘

慶陽城同徵還公已薨歿時年五十二公之秉筆內署也權古揚
今雄文藻思敷之為文誥伸之為典謨俾標枝向風懦夫增氣則
有制誥集一十卷覽公之作則知公之為文也潤色之餘論思獻
納軍國利害巨細必陳則有奏草七卷覽公之奏則知公之為臣
也其在相位也推賢身能舉直錯枉將幹璿璣而揭日月清氛沴
而平春階敷其道也典伊說爭衡考其文也典典謨接軫則有中
書奏議七卷覽公之奏議則知公之事君也古人以士之遇也其
要有四焉才位時命也仲尼有才而無位其道不行賈生有時而
無命終於一慟唯公才不謂不長位不謂不達逢時而不盡其道
非命歟裴氏之子焉能使公不遇哉說者又以房魏姚宋逢時遇
主克致清平陸君亦獲幸時君而不能與房魏爭烈蓋道未至也
應之曰道雖自我弘之在人裴魏竟天農稷不能善稼奔車覆轍
丘軻亦廢規行若使四君與公易時而互相則一否一臧未可
知也而致君不及貞觀開元者蓋時不幸也豈公不幸哉以其
道未至不亦誣乎公之文集有詩文賦集表狀為別集十五卷其

淵於時政昭々於典金石不朽者惟制誥奏議乎雖已流行多繆
編次今以類相送冠於編首兼署書其官氏景行以為序引俾後
之君子覽公制作效之為文為臣事君之道不其偉歟

唐丞相禮部尚書文公權德輿文集序

楊嗣復

唐有天下二百二十載用文章顯於時代有其人然而自成童就
傳以及考終命解巾筮仕以及鈞衡師保造次必於文視聽必於
文采章皆正色而多取襟調韻皆正聲而多奇和滔々如河東注
不知其極而又死命書綸綍之任專考覈品藻之柄泰化成輔弼
之勳初中終全而有之得之於相國文公矣公諱德輿字載之天
水人也族望祖宗之遠當官行己之道語在國史銘於壙而碑於
途此不敢詳今所載者因緣文業而已早歲為淮南江西從事據
管記室之任屬辭詣理奏入報可移文走檄疆事迎解登朝為起
居舍人改駕部員外郎換司勳郎中遷中書舍人凡四任九年專
掌詔誥大則茂德音修典冊洒朝廷之利澤增盛德之形容小則
褒才能叙官業分別流品申明誠勸無誕辭無巧語誠直溫潤真

王者之言公昔自編錄為制集五十卷託於友人湖南觀察使楊
公憑為之序故今不在編次內其他千名萬狀隨意所屬牢籠今
古窮極微細周流於親愛情理之間磅礴於勳賢久大之業不為
利疾不以菲廢本乎道以行乎文故能獨步當時人人心服非以
德爵齒俠而致之貞元中奉詔考定賢良草澤之士昇名士十七
人及為禮部侍郎擢進士第者七十有二鸞鳳杞梓舉集其門登
輔相之位者前後十人其他征鎮岳牧文昌掖垣之選不可悉數
繼居其任者今猶森然非精識洞鑿其辭而知其人何以臻此邪
憲宗皇帝紹開中興始以英明申威擢法武功既俞文教是圖元
和五年冬執政暴疾既瘳且瘳未旬日而公作相憲章儒術潤色
玉度使和聲慎氣養自廊廟而登泮池於幽遐我之可長時以推戴
玉立冰潔無緇磷遷染之譏以文德自終宣徒於副復不佞蒞
臨門館儀曹台席皆忝前躅公之元子中書舍人璠不幸短命其
嗣子憲注奉文集求鄙辭以冠篇首雖觀於巨海雖挹波濤而藉
用白茅而資誠敬其五十卷次第具在集目謹序

唐中書侍郎平章事常處厚文集序

劉禹錫

漢庭以賢良文學徵有道公孫弘條對第一席其勢鼓行人間取
丞相且侯使漢有得人之稱伊弘發也皇唐文物典漢因風故天
后朝蓋國公說以辭標文苑徵玄宗朝曲江公九齡以道侔伊呂
徵德宗朝天水姜公公輔杜陵常公執誼河東裴公洎以賢良方
正徵憲宗朝河南元公稹京兆韋公博以才識兼茂徵隴西牛公
僧孺李公宗閔以能直言極諫徵咸用對策甲於天下繼焉有聲
宰相古今相望落之徒如騎星辰與夫起版築飯牛者異矣公本
名懷舉進士登賢良死仕方更名處厚字德載漢丞相扶陽侯之
裔孫後周道暹公夏之八代孫右射僕某之元子生而聰明絕人
在提孩養言成詩未幾能賦受經於先君僕射學文於伯舅許公
孟容及壯通六經旁貫百氏咨天人之際遂探曆數明天官窮性
命之源以至佛書尤所通達初為集賢殿校書郎宰相李趙公監
修國史引公直東觀就改咸陽尉遷右拾遺轉左補闕世稱有史
才而能諫諍入尚書為郎歷禮部考功皆人望所在上方用威武

以龍不庭宿兵寢久常丞相貫之酌人情上言不合意則免回歷
詆而善公在伍中出為開州刺史居二年執友崔敦詩為相徵拜
戶部郎中至闕下旬歲間以本官知制誥穆宗新即位注意近臣
召入翰林充講侍學士初授諫議大夫續換中書舍人侍遊蓬萊
池延問大義退而進六經法言二十編優詔答之賜以金紫尋遷
權知兵部侍郎知制誥翰林侍講史館修撰長慶四年春敬宗踐
祚以公用經術左右先帝五稔測其德尤所欽倚內署故事身外
庭不同凡言翰林學士必草詔書有侍講者專備顧問雖書為中
書舍人或他官知制誥第用其班次耳不竄言於訓辭至是上器
公且有以寵之乃使內謁者申命去侍講之稱慮未諭於百執事
居數日降命書重舉舊官以明新意尋真拜復官貳卿由是內庭
辭臣益出其右者凡密旨必承手權輿故號承旨學士上富有春
秋未親庶政或有疑滯視公如著龜寶曆季年宮壺間一夕生變
人情大駭雖鼎臣無所闕決惟內署得預參畫羣議嗣後侯公一
言而定戲雖續承再維乾綱今上繼統榮勳第一擢拜中書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高才遇英主功顯人伏言無不從筆端膚寸澤及天下盡罷冗食請歸才人事先有司物止常貢城社在祀巖廊益尊感恩盡瘁不啻神用大和二年十二月上前言事未及畢辭疾暴作以朝服委地同列白奏播笏扶持之不能起上命中貴左右翼輔歸于中書如大醉狀上震驚咨嗟徵醫賜藥旁午疊委會暮肩輿至第識旦以疾不起聞贈祿加常禮後十年嗣子蕃以太子舍人直弘文館編次遺文七十通銜哀貞誠乞辭以冠其首公未為近臣已前所著讚論記述銘誌皆文士之辭也以才震為主自入為學士至宰相且往所執筆皆經編制置財成潤色之辭也以識度為宗觀其發德音福生人沛然如時雨褒元老諭功臣穆然如景風命相之用和而莊命將之誥昭而毅薦賢能其氣似孔文學論經學其博似劉子駿蓋十難以推言利者其辭似管夷吾意逢時得君奮智謀以取高位而令名隨之豈不偉矣初蕃既纂修父書咨于先執李習之請文為領袖而未就一旦習之憤然謂蕃曰勳昔與韓退之文章盟主同時惟柳儀曹宗元劉賓

客夢得耳韓柳之逝久矣今勳又被病慮不能自述有孤前言齊恨名已將子薦誠於劉君乎在何習之夢莫于襄州蕃具道其語余感相國之平昔且矜蕃之虔敬庶幾能世其家固不讓

唐丞相太尉衛國公李德裕會昌一品制集序 鄭亞

綸綽之典載籍之始先王發號施令明罰勅法蓋本於此也唐虞之盛二典存焉夏殷之隆厥有訓誥自胤征甘誓乃有誓命之書皆三代之文一王之法也虞夏之際代祀綿遠其代工掌制之名氏莫得而知至於成湯太甲則有仲虺伊尹為之訓誥高宗得傅說則有說命之篇周公邵公相成王則有洛誥酒誥周官頤命秦始皇帝并一區宇丞相李斯實掌其言漢興當秦焚書之後侍從之臣皆不習文史蕭曹之輩又乏儒墨之用每封功臣建子弟其辭多天子為之縱委於執翰者亦非彰灼知名之士武帝使司馬相如視草率皆文章之流以相如非將相器也厥後浸微浸長下于魏晉六代有其人我高祖革隋文物大備在貞觀中則顏公師古岑公文本吳烏在天后時則李公嶠崔公融出焉燕許角立於

玄宗之朝常楊繼美于代宗之世洎憲宗皇帝英武啟運雄圖赫
張中興之業高映千古其時則先太師忠公翱翔內署有密勿贊
佐之績平吳安蜀實惟其功及登樞衡作霖雨尊王懷卑諸侯國
蔡料齊外宅內理顯王言於典誥彰帝範於圖籍紀在徽冊播於
空寶特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衛公長慶中事惠皇為翰林學士
訓誥之業彰於傳聞昭肅皇帝統握乾符寤寐良弼詔自淮海復
升台庭盡付玄機允厭神度每形墀奏罷別承天曉帝出講伊訓
說命之首定元首服胎之弊以太平之制度上古之文教咸屬於
公焉會先太后懿號未立帝明發有永懷之痛公述沙麓神井之
瑞贊繞樞懷日之慶懋遵聖緒孝慰光思於是承命有宣懿祔廟
之制及武宗效昊天拜清廟文物育備朝廷有禮華夷述戰河朔
修貢乃顯神休薦徽號奉揚一德以示萬方於是撰仁聖文武至
神大考之冊封域無虞天子俯拾有求言之思乃軌貞金模聖表
隆準日角燭於宮庭中外臣寮欲以頌山河而褒日月也公於是
有聖容之讚天街之北種鬻攸居回飢憑凌怙衆強禦嚴之以刁

斗而勃尔無惧申之以文告又臆之不率天子震怒旋命征之公
獨運沈機上資宸斷萬里勝負決于帷中雷霆既震大羊遂潰疣
贅披抉腥膻解離遁其名王復我貴王公於是有所討北狄之詔天
穹未薊門為首亂之地瘡痍榛棘龔世未平至是渙陽帥仲武掃
除妖孽滅獲仇讎奉揚威神乃底康靖仍願勒石於盧龍之塞以
叙聖功飛章上聞帝用允若公祇應明命舒展格言呼嘯神祇
納嵩華當晝而文星現不寐而白鳳來成諸侯不朽之勳遵元后
無私之化公於是有所幽州紀聖功之碑潞帥劉從諫死其子回閔
河之險恃甲兵之衆請畱爭地屢問王庭中外疑迷互撓天聰帝
將耀神武公累獻忠謀且言曰重耳在喪不聞利父雄渠受戮祇
以拒君况明皇舊官天井內地跨連河北脅倚山東豈可行有匪
人坐為汚俗若是可忍孰不可容沃心在疑躡足乃定又曰上堂
居天下之脊當河朔之喉今漳水雄兵常山勁卒是為唇齒實俱
同依不若乘於未萌制其將動帝俞其奏乃妙選使臣以勞諭之
嚴立刑賞以勸戒之魏侯鎮侯戮力從命絕壺關之右臂收汲水

之上游獲茲渠魁在此成算又隸門叛將橫水餘党竊上相之旌
旗盜晉陽之管鑰帝怒斯赫人心愈疑咸以師老于郊梟巢尚固
議罷兵者蚊聚請宥過者雷同公又揚笏而言曰彼地則義師師
介宗室皇玄祖勳高之邑后稷造周之邦瓜瓞具存堂構斯在苟
虧榮畫不襲仇讎則是將彌年逐主之風長冒頓射親之俗詩稱
築室於道書謂疑謀勿成由是洞啟宸衷大破羣議運籌制勝舉
左遺策防微慮遠必契神機授鉞之臣服膺承命謝安之園基尚
柳曹叅之飲酒方酣果有軍書繼閉戎檄砥磨周鉞兵淬却刃萬
里未表紹之顛顛二冢葬蚩尤之肩髀歡聲雖震於朝市喜氣不
見於形容何其纂立軍功勳鎮定風俗若是之重公於是有一伐上
堂之制平晉陽之勅宗英可汗獻琛輸責越自絕域通於本朝文
異伯士之胤呼韓庶蠶之師或執玉而朝靈囿或解辮而拜甘泉
並垂於冊畫光彼明命公於是有一諭迴鵲之命五慰暨昆之書四
文章等於訓傳機事出於神明固將偃仰邱石之符傲睨鬼籍之
錄聞之者可以祛聾聵得之者可以弭邦國每牙管既拔芒泥將

熟嘗於前席親授筆札公亦分陰可就落簡如飛時有急宣闕於
密畫內庭外制皆不與聞或勢切疾雷機雖終日宣室未召武帳
莫測公則疏于封章達於旒衣宵乙夜觀書之際未嘗不稱美再
三此又豈可與傳洞簫而諷於後庭聞子處而嗟不同世者論功
較德邪歲在乙丑羣公常伯以天子之道貫於神祇一年而風雨
攸序災沴不作二年殲醜虜興北伐之師四年誅狡童詠東征之
歌而又伐摩尼之風壞浮圖之俗偃兵返樸四海胥定思欲增鴻
名光下武公乃觀東序之圖按西崑之謀鋪舒名實藻縟文采類
於上帝為唐神宗公於是纂章天成功神德明道之冊文號位既
畢華夷會同方將命禮官召儒者訪匡衡后土之儀採公玉明堂
之圖考肆覲之礼于梁生取封禪之書於犬子盡皇王之盛事極
臣子之殊功而軒鼎將成為書就掩括猶進先嘗之藥獻高手之
醫藏周旦清代之畫追漢宣易名之美作于大誥祈于昊天始終
一朝紹續九德其改作也既如彼其制作也又如此故合武宗一
朝冊命典誥奏議碑贊軍機冊檄凡兩帙二十卷輒署曰會昌一

品制集紀年追聖德也書位旌官業也歲丁卯亞自左掖出為桂
林九月公書至自洛以典誥制命示于幽鄙且使為序以集成書
尋玄珠不究於倪域聽希聲莫窮於高下承命震惴幾移朝夕援
筆而復止者三四伏念江陸修邊辭讓不及因察潔以叙焉夫全
功雖持大名雖兼日赫於晝而乏清媚月皎于夜而乏溫煦冬之
為候也則雪霜飄暴凍入肌髮夏之為用也則金流石鑠火走膚
脉如陽春高秋者稀焉南則瘴風毒虺之為厲也北則獯戎黠虜
之為患也如維也成秦者幾焉鵬鷲不傳之以馳騁驂騑不授之
以審翫如應龍者鮮焉仲尼聖賢之宗也位止於司寇師聃道德
之祖也官不過柱史如姬旦者幾焉是以保衡傳說佐佐殷宗召
公畢公寅亮周室咸著大訓克為元龜書契以未未之多有李斯
以刻石紀號之文勝而不在休明之運又何足較哉周勃霍光雖
有勳伐而不知儒術枚臯嚴忌善為文筆而不至巖廟自是以降
其類實繁惟君蘊開物致君之才居元弼上公之位建靖維平戎
之業垂經天緯地之文粹于厥躬慶是全德蓋四序之陽春九州

云咸維品彙之應龍人倫之姬旦後之學者其景之

唐徐泗濠節度使觀察處置等使通議大夫檢校尚書

左僕射贈司徒張建封文集序

權德輿

昔有虞以濬哲文明理天下故有諧八音陳九德膺載康紘之臣
周宣王循文武之業以開中興故有歌蒸人賦韓奕清風大雅之
什春秋之際諸侯列大夫感物造端能賦可以圖事稱詩可以渝
志佐則元侯宗工作為文章本於王化繫於風俗亦其志氣之所
發也司徒建封南陽人簡廉疏達信厚誠直秉心可大以禮義
為干櫓非道不處視圭組猶稊稗以褐衣寬博游于京師當時賢
公名卿盛服先生之倫皆迎門締交就義若渴贊師律於盟津大
鹵二府由察視主柱下方書朝廷以州部要害選建封守歷巴陵
陟壽春楚之反虜壤地相接衆寡懸絕物情不交斬其使者以殉
傳首於行在所屏翰淮海我為金湯選與觀望者皆革心服義而
東夏安矣加地進待察廉三都授鉞貞帥蒞于徐方就加六職端
右之任追命三公論道之秩其始終銀貞光大也如是則左丘明

載車襄公之言曰忠文之實也智文之與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則司徒嚮時之大忠明智戴仁抱義皆推存乎斯文之後是言足志踐履章灼故其辯古人心源宜是非於羣疑之下則韓君別錄痛詆時病以發舒憤懣則投元杜渚宰相書其餘贊勳伐表丘隴銘器叙事放言詣理皆無作者方駕而歌詩特優有仲尼之氣節質越石之清拔如雲濤溟漲浩漾無際而天琛夜光往往在焉其入覲也獻朝天行一篇目喜氣以摠肝膈覽其辭者見公之心焉其還鎮也德宗皇帝行天文以送別湛恩異倫擢勅中朝至於內廷錫宴君唱臣和皆酌六義之英而為一時之盛夫文之病也或牽拘而不能聘或奔放而不自還公則財成切近揮斥細故英華感聚卓尔其淵大析理研幾泊估其精細微全才逸氣典勳力相宣盡在是矣公之理也徐人宜之故尚書克家纂業用嗣厥服猶鮑氏之居司隸却人之賦緇衣大君推恩善春秋之義也永懷先志乃集遺文以德興嘗承司徒之歡表列編次凡二百三十篇承詔作序是用拜君命之辱而不敢讓云

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

張說

臣聞七聲無王律呂綜其和五綵無章黼黻交其麗是知氣有壹鬱非巧辭莫之通形有萬變非工文莫之寫先王以是經天地究八神聞寂寞鑑幽昧文之辭義大矣哉上官昭容者故中書侍郎儀之孫也明淑挺生才華絕代敏識聰聽探微鏡理開卷海納宛若前聞搖筆雲飛咸同宿構初沛国夫人之方娠也夢巨人界之大秤曰以是秤量天下及昭容既生彌月夫人弄之曰秤量天下豈在子乎遂啞啞應之曰是生而能言蓋為靈也越在襁褓入於掖庭天寶啓之故毀家而資國運將興也故成德而受任自則天父視之後中宗景龍之際十數年間六合清謐內峻圖書日之府外闢修文之館搜英獵俊野无遺才右職以精學為先天臣以无文為恥每豫游宮觀行幸河山白雲起而帝歌翠華飛而臣賦雅頌之盛與三代同風巨惟聖后之好文亦六奧主之協讚者也古者有文史記功書過復有女尚書決事宮閣昭容兩朝專美一日萬機顧問不遺應接如響雖漢稱班媛晉與左嬪文章之道不

殊輔佐之功則異迹祕九天之上自沒重泉之下嘉猷令範代罕
得聞庶姬後學嗚呼何仰然則大君據四海之圖懸百靈之命喜
則九圍挾纒怒則千里流血靜則黔黎乂安動則蒼旻罷散入耳
之語諒其難乎貴而勢大者疑賤而禮絕者隔近而言輕者忽遠
而意忠者忤惟窮究柔昌受譖援善心志味九德之衢傾情六藝之
圃故登崑崙巡海之意寢前胡刈越之威息璿臺珍服之態消從禽
嗜樂之端廢獨使溫柔之教漸於生人風雅之聲流於來葉非夫
玄黃毓粹貞明助思衆妙扶識君美靈寢志誕異人之寶授興王之
瑞其孰能臻斯懿乎鎮國太平公主道高帝妹才重天人昔嘗共
遊東壁同宴北渚倏來忽住物在人亡憫雕琯之殘言悲素扇之
空曲上聞天子求椒掖之故事有命史臣敘蘭臺之新集凡若干
卷列之如左

唐文粹卷第九十一

乙卯四月二日

唐賢文粹卷第九十二

序乙 總二十三首

吳興姚 鉉

纂

文集序

唐御史大夫李栖筠文集序

唐刑部尚書致公白居易文集序

唐贈禮部尚書孝公崔沔集序

唐吏部侍郎昌黎先生韓愈文集序

唐尚書刑部侍郎文公孫逖文集序

唐比部郎中崔元翰文集序

唐左補闕阜用冉詩集序

唐左補闕李翰前集序

唐左補闕梁肅文集序

唐司封員外郎李華中集序

唐禮部員外郎柳宗元文集序

唐右拾遺陳子昂集序

唐衡州刺史呂溫文集序

唐御史大夫贈司徒贊皇文獻公李栖筠文集序

權德輿

辰象文于天山川文于地肖形最靈經緯教化鼓天下之動通萬

物之宜而人文作焉三才備焉命代大君子所以序九功正五事
精義入神英華發外著之語言施之憲章文明之盛與天地準贊
皇文獻公以文行正直祗事代宗中行山立乃協于初未弱冠隱
于汲郡共城山下營道抗志不苟合於時族子華名知於人嘗謂
公曰叔父上鄰伊周旁合管樂聲動律外氣橫人間感激西二舉
秀才第一陟降中外間關代故宜力匪躬勤于王家出治方國入
居清近由給事黃門官小司空剖符毗陵陟明于吳廉問風行四
方表率拜德中文夫不仁者遠武皇炳然審天工之可付公亦曉
然知理道之可必一德交感推心合符執執以待濯臨執手而不
宣斯人未得蒙公之功化耶何造物者之矣也始與計借投小宗
伯書至內外掃除之際自為墓誌其間嚮三十年周旋官業斯文
相為月六凡出於詩之無邪易之貞厲春秋之褒貶且以閱多鉅
衍為曼辭麗句可喜非法故言公之文簡實而粹精朗拔而章明
書誌三篇感既自敘英華特達君子之道有初有終至若嘉園綺
弛張出處於秦漢之間著四先生碑美蕭文終兩承相之倫或浪

或議作五君諫病有司詩賦取士非化成之道著真舉議其他下
城教條則辭語溫潤言公事上奏則切刺端正觸類而長皆文
約旨明昭昭然足以激衰薄而申矩度如崑丘玄圃積玉相照景
山鄧林凡木不植臨見公遺編者髮髯風采知公之道焉烏虜以韓
安國之忠厚多大略漢武以為國器壺遂深中篤行將亦倚以為
相董仲舒言天人之際有王佐之才而皆不至彼當時齟齬備位
者相延無虛日又况竒衰收害崇黨蔽善公于斯時道未大光
然其謨猷獻替過於當國流風遺書暴于天下神之聽之景福于
趙公纂承門訓弘大名器三命樞機為唐嚮龍君子然後謂流澤
貽慶之言也信德輿先公與公天寶中脩詞射策為同門生並時
策仕于魏貝之地聲猷志氣相視莫逆伏思羈屑展敬無容猥以
疎愚承道公至惠忝聲舉之舊無忘代親翊唐虞之朝嘗陪宰政
捧明

白氏長慶集序

元稹

白氏長慶集者太原人白居易之所作居易字樂夫始言試拍之

無一字能不誤事具樂天與予書始既言讀書勤敏與他兒異五六歲識聲韻十五志詩賦二十七舉進士貞元末進士尚馳競不尚文就中六籍尤擯洛禮部侍郎高郢始用經藝為進退樂天一舉擢上第明年拔萃甲科由是性習相近遠求玄珠斬白蛇劍等賦及百道判新進士競相傳於京師矣會憲宗皇帝冊召天下士樂天對詔稱旨又登甲科未幾入翰林掌制誥比比上書言得失因為賀雨詩秦中吟等數十章拍言天下事時人比之風騷焉予始與樂天同校秘書前後多以詩章相贈答會予譴掾江陵樂天猶在翰林寄予百韻律詩及雜體前後數十軸是後各佐江通復相訓寄巴蜀江楚間洎長安中少年遞相倣效覽作新詞自謂為元和詩而樂天秦中吟賀雨調諭閑適等篇時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摸勒街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揚越間多作書摸勒樂天及予雜詩賣於市肆也其甚者有至於次口竊名姓苟求自售雜亂間廁無可奈何予嘗於平水市中

傍草市名見村校諸詩名而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樂天微之詩固亦不知予之為微之也又雜林賈人求市類以自云本國宰相每以百金換一篇其甚偽者宰相輒能辨別之自篇章以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長慶四年樂天自杭州刺史以右庶子詔還予時刺部會稽因得盡觀其文手自排繕成五十卷凡千一百九十一首前輩多以前集中集為名予以為國家政元長慶於是因號曰白氏長慶集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長樂天之長可以為多矣夫以調諭之詩長於激閑適之詩長於遣感傷之詩長於切五字律詩百言而上長於贈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長於情賦贊箴戒之類長於當碑記敘事制詔長於實放奏表狀長於直書檄詞策剖判長於盡摠而言之不亦多乎哉至於樂天之官秩累行與予之文分淺深非敘文之要也故不書長慶四年冬十一月十日微之序

尚書崔孝公集序

李華

文章本乎作者而哀樂繫乎時太平作者六經之志也繫乎時者

樂文武而哀幽厲也立身揚名有國有家化人成俗安危存亡於
是乎觀之宣于志者曰言飾而成之曰文有德之文信無德之文
詐阜陶之歌史克之頌信也子朝之告宰嚭之詞詠也而士君子
取之夫子之文章優商傳焉優商死而孔伋孟軻作蓋六經之遺
也屈平宋玉哀而傷靡而不返六經之道遂矣論及後世力足者
不能知之知之者力或不足則文義蹙以微矣文顧行行顧文此
其與於古歟帝唐受行臣天子賓客贈禮部尚書博陵孝公崔氏
諱鴻字若冲安平公愷之少子也世為德表門為上族振發純英滋
漸名訓大包淑和高厲遐清行先乎孝藝從乎文資孝可以股肱
王家發文可以弼成邦教進士登第舉賢良方正對策第一召員
拜校書郎歷陸渾主簿朝廷以公直躬正詞擢左補闕以公嫉邪
忿佞除殿中侍御史文端武淑迁起居舍人遷該典禮拜尚書祠
部員外郎議事性允遷給事中立言成訓改中書舍人辭乞就養
授虞部郎中節高天下升御史中丞剛亦不吐降著作郎道冠儒
林遷秘書少監動為人範除左庶子宜均大政拜中書侍郎望尊

地通出為魏州刺史人惟求舊入為左散騎常侍武東宮居守集
賢院學士秘書監太子賓客兼懷州刺史罷州復職副守薨于位
特開元二十四年冬仲月旬有七日春秋六十有七贈禮部尚書海
內杜帶涕哀宗師公為御史糾翰誠之用持國屬之罪為給事中拒貴舊
恩之詔削大臣忤旨之刑為中丞數發大言咸上林禽鳥給以賑食陝東之
人仆而復起宦官犯法執以殺劫權寵屏自朝章大行權真舉時得陸尚書景
來揚州填宋上黨遙宋兵部鼎等命為國器在中書詔命之出上
考天時下從人心異於斯者必替其否在魏州屬雨水敗稼乃弛
禁使人先行後聞活者萬計公自為常侍賓客恒任介正德播天
下而不容於朝置之散地竟孤其道時乎初公與元兄御史軍齊
名弱冠游京師搢紳儒學之士皆曰崔氏伯仲必至台司既而御
史若天歿公終于副守則向之所屬適為人憐悲哉公之侍疾也孝
達于神祇居憂也哀貫正天也喪期有數而茹毒終身慈不貸矣
貞不肆直道勝而齊物德全而及人博厚崇高篤實有耀傳於
古烈蓋魯儒之君子歟在魏州車駕東巡關外諸侯公為上第由

是分掌選署仕進之族知勸焉親交鄰里飢者待公而炊寒者待公而裘蒸嘗之真待公而後具故祿廩雖厚家未嘗足開元中天下富穰車服過制公菲飲食卑宮室澣衣澣冠渾人瞻我而化其不化者亦慙乎心矣見天下之善如不及從而佐之見天下之不善如探湯從而誨之則卒蹈於中庸翻然於不迪已過半矣中朝議政或疑羣謀未允公援六經伸百氏覆於時事舉其中天下莫不諷誦焉文集經亂罹多散逸今其存者二十九卷長子成甫進士擢第校書郎陝縣尉知名當時不幸早世嗣子祐甫論撰先志一卷為第三十傳祖禰之美合於禮經見公文章知公行事則人倫之叙治亂之源備矣惟化物難言而巳乎奉詔修道德經疏藏于玄三閣行乎天下魏晉之浮誕合言必教其恭道也至中哉祐甫純孝而喜讀書和氣論者謂公存焉明發不寐以遺之公遺書一箱壞婚烟一舊其趨公備家編祐甫代華為校書郎華以是味公之道也熟詞則不敏有古之直焉

唐吏部侍郎且黎先生韓愈文集序

李漢

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深於斯道有至焉者不也易繇之象春秋書稟詩詠歌書禮剔其為旨深矣乎秦漢已前其氣渾然迨乎司馬迂相如董生揚雄劉向之徒九折謂傑然者也至後漢曹魏氣象萎然司馬氏已來規範蕩悉謂易已下為古文剽掠潛竊為工耳文與道素塞固然莫知也先生生於大曆戊申幼孤隨兄播遷韶嶺元卒鞠於嫂氏辛勤來歸自知讀書為文日記數千百言比壯經書通念曉析酷排釋氏諸史百子皆搜抉無隱汗瀾卓踔大淵汪洋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發日光玉劫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愍側當世遂大拯頽風教人自為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志益堅其終人亦翕然而隨嗚呼先生於文推管鄆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偉不賞者矣長慶四年冬先生歿門人隴西李漢辱知最厚自親遂收拾遺文無所失墜得賦四古詩二百五聯句九律詩一百七十二雜著六十四書啓序八十六哀辭祭文三十八碑誌七十六筆硯鱷魚文三表狀四十七摠七百并目錄合為四十

一卷目為昌黎先生集傳於代又有注論語十卷傳學者順宗實錄五卷列於史書不在集中先生諱愈字退之官至吏部侍郎餘在國史本傳

唐尚書刑部侍郎贈尚書右僕射孫述敘序 顏真卿

古之為文者所以導達心志發揮性靈本乎詠歌終乎雅頌帝容
作而君臣動色王澤竭而風化不行政之興衰實繫乎此然而文
辭實則繡其繁華悅而血流漂杵質勝文則野於禮樂而木訥不華
八相因莫能適中故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此其
也漢魏已還雅道微缺梁陳斯降宮體聿興既馳騁於未流遂
及隋於後學是以沈隱侯之論謝康樂也乃云靈均已來此未及
胡盧黃門之序陳拾遺也而云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若激昂頹
雖無責於過正推其中論不亦傷於厚誣何則雅鄭在人理亂
由俗桑間濮上胡為乎綿古之時正始皇風奚獨乎凡今之代蓋
不然矣其或斌斌彪炳都相宣雅期運以挺生奄寰瀛而首出者
其惟僕射孫公平乎公諱狀河南華人其先自樂安武水寓于涉而

徙焉父嘉之以詞學登科官至宋州司馬公風裁徵明天才傑出
學窮百氏不好非聖之書文統三變特深稽古之道故逸氣上濟
而高情四達羗索隱乎渾元之始表獨立於常均之外不其盛歟
年數歲即好屬文十五時相國齊公崔日用試士火爐賦公雅思
適麗援翰立成齊公駭之約以忘年之契邇後遂有六名故其試
言也年未弱冠而三擅甲科中書侍郎王丘試竹籊賦降階約拜
以殊禮待之相國燕公張說覽其藁而心醉其序事也則伯樂川
記及諸碑誌皆卓立千古傳於域中其為詩山必有逸韻佳對冠
絕當時布在人口其詞言也則宰相張九齡欲倚撥耗瑕沉吟久
之不能易一字公之除庶子也苑咸草詔曰西掖掌綸朝推無對
議者以為知言凡斯夥多庸可來數故燕國深賞公才俾與張九
齡許景先韋述同游門庭命子均均施伯仲之禮江夏李嘗自陳
州入計繕寫其集齊員以詔公託知己之分其為先達所重也如此
公又雅有清鑒典考功時精覈進士雖權要不能逼所獎擢者二
十七人數年間宏詞判等入甲者一十六人授校書者九人其餘

成者名當世已而多至顯官明年典舉亦如之故言第者必稱孫
公而已夫然信可謂人文之宗師國風之哲匠者矣公凡所著詩
歌賦序策問贊碑誌表疏制策不可勝紀遭二朝之亂多有散落
子宿絳成等夙奉過庭之訓咸以文章知名同時臺省乃編次公
文集爲二十卷列之于左庶乎好事者傳寫諷誦以垂乎無窮亦
何必藏名山而納石室也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上柱國
魯郡開國公顏真卿昔觀光乎天府實荷公之擢大權見命爲序豈
究端倪時則永泰元年仲秋之月也至若世系闕閱蓋存諸別傳此
不復云

唐尚書比部郎中博陵崔元翰文集序 權德輿

易賁之彖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闕里之四教門人之四科
未有遺文者前況孟軻脩道著書本於仁義經術之枝派也迨夫
騷人怨思之作游士從衡之論刺譏押闔文憲陵夷至漢廷賈誼
劉向班固揚雄司馬遷相如之倫粲然復興有古風烈然則文之
用也橫三才之中經紀事物章明昭垂不可已也殷之說命周之

命君陳君牙楚射父之訓辭鄭東里之潤色天子諸侯告命之文
也張老之輪奐史克之駟駟吉甫之清風伯喈之無愧賢士大夫
頌述之文也至若夫子紀延陵墓叔向寓子產書董仲舒射策言
天人相與之際阮元瑜書記翩翩之任觸類滋多非文不彰後之
人力不足者詞或侈靡理或底伏文之難能也如是博陵崔君元
翰東漢濟北相長安之後也曾祖某濟州刺史祖某鳳閣舍人考
某以經明歷衛州汲尉縣號州湖城縣主簿親沒遂不復仕探古
先微言著尚書演範周易忘象及三國春秋幽觀之書門人諸儒
易其名曰貞文孝父君紹文宗雕龍之慶究貞文法義之學潔廉
清方敦直莊明博見強志不取合於俗默而好深湛之思舒而爲
彬蔚之文師遵六籍磅礴二漢不爲物遷不爲波流初開關隱約
於河朔之間年殆知天命甫與計偕至京師泊博學宏詞直言極
諫凡三登甲科名動天下初自典校秘書連辟汧公北平王二司徒
府管奏記之職歷太常寺協律郎大理評事錫以命服登朝爲太
常博士禮部員外郎貞元七年春轉職方員外郎知制誥八年冬

罷為比部郎中十一年身寢疾不起其壽四百甲子其文若干篇
閱茂博厚菁華縝密足以希前古而聳後學紀循吏而述政事則
房栢鄉碣孫信州頌叙守臣勲烈則黎陽城碑劉幽州神道碑表
宗工賢人兆域則李太師梁郎中誌文撰門中德善則貞文孝父
誌碣一銘據志氣以申感既則與李都統及二從事書證桑門心
法則大覺禪師碑推人情以陳聖德則請復尊號表陳理道則有
制策藻潤王度則有詔誥嚮所叙詩書說命駟頌而下君皆索其
粹精故能度越倫類有盛名於代其亡詩賦贊論銘誄序記等合
為三十卷如黃鍾玉磬琮璧琬琰奏於懸間列在西序其章章者雖
漢廷諸公不能加也無溢言曼辭以為夸大無譎笑柔色以資益
晉勁直而不能屈已清剛而不能容物介特寡徒晚達中廢斯亦
命之所賦也德輿昔歲獲與君遊於江湖間又按武侍從登文石
之陛常所論者備深簡編君之孤其既除喪泣捧遺文見咨序引
故如其篇第直書以冠之云

唐左補闕安定皇甫冉集序

獨孤及

五言詩之源生於國風廣於離騷著於李蘇感於曹劉其所自遠
矣當漢魏間雖已朴散為器作者猶質有餘而文不足以今揆昔
則有朱絃踈越大美遺味之歎歷千餘歲至沈詹事宋貞外始財
成六言彰施五色使言之而中倫歌之而成擊緣情綺靡之功至
是乃備雖去雅審遠其麗有過於古者亦猶路鼓出於土鼓象箛
生於鳥跡也沈宋既歿而崔司勳顯王右丞維復崛起於開元天
寶之間得其門而入者當代不過數人補闕其人也補闕諱冉字
茂政文邑先生之後樂平縣令价之孫潭州長史頤之子十歲能
屬文十五而老成右丞相曲江張公深所歎異伯父祕書少監彬尤
器之且是令問休暢舉進士第一歷無錫尉左金吾兵曹今相國
太原公之推轂河南也辟為書記大曆二載遷左拾遺轉左補闕
奉使江表因省家至丹陽朝廷虛署郎位以待君之復不幸短命
年方五十四而歿嗚呼惜哉君忠恕廉恪居官可紀孝友恭讓自
內形外言必依仁交不苟合得喪喜愠罕見於容故觀君述作知
君所尚以景命不永斯文末錄其極也蓋存於遺札者凡三百有

五十一篇其詩大略以古之比興就今之聲律涵詠風騷憲章顏謝
至若麗曲感動逸思奔發則天機獨得非師資所將人每舞雲詠歸
或金合文會曲水脩禋南浦愴別新聲秀句輒加於常時一等才
鍾於情故也君母弟曾字孝常與君同稟學詩之訓是有誨誘之
助焉既而麗藻競爽盛名相亞同乎聲者方之景陽孟陽孝常既
除喪懼遺製之隊幸地也以其與茂政前後為諫官故銜痛編集
以論譏見託遂著其始終以冠于篇

唐左補闕李翰前集序

梁肅

文之作上所以發揚道德正性命之紀次所以裁成典禮厚人倫
之義其次所以昭顯義類立天下之中三代之後其流派別炎漢制
度以霸王道雜之故其文亦二賈生馬遷劉向班固其文博厚出
於王風者也枚叔相如楊雄張衡其文雄富出於霸塗者也其後作
者理勝則文薄文勝則理消理消則言愈繁斯亂矣文薄則意愈
巧斯弱矣故文本於道失道則博之以氣氣不足則飾之以辭蓋道
能兼氣氣能兼辭辭不當則文斯敗矣唐有天下幾二百載而文

振作

章三振初則廣漢陳子昂以風雅革浮侈次則燕國張公說以宏
茂廣波瀾天寶以還則李負外蕭功曹賈常侍獨孤常州比肩而
作故其道益著乃其氣全直辭辭博馳放焉古今之際高步天地之間
則有左補闕李君君名翰趙郡贊皇人也天姿朗秀率性聰達博
涉經籍精其文尤工故其作叙治亂則明白坦蕩行餘條暢端如貫
珠之可觀也陳道義則游冰性情探微豁眞渙乎春冰之將泮也
廣勸戒則得失相維吉凶相迫焯乎元龜之在前也頌功美則溫
直顯融協于天中穆如清風之中人也議者又謂君之才若崇山
出雲神禹道牙河觸石而彌六合隨山而注巨壑蓋無物足以道其
氣而閱其行者也世所謂文章之雄捨君其誰歟弱冠進士登科
解褐衛縣尉其後以書記再參淮南節度軍謀累遷大理司直天
子聞其才召拜左補闕俄加翰林學士夫士之處世用捨關乎才進
退牽乎時始君筮仕值敵善者當路故君於下位天寶末房公
少師陟薦公充史官諫司之任當國者不聽乃已中歲多難時方用武
故委於外藩及夫會室而揮宸翰也方用人文以飾王度則因疾

罷免喜昔之君子賢人運與事并得信其志者寡矣其餘屬雅
道喪缺黃鍾毀棄若子學軾軻士安多病亦何可勝論惟斯文足
以振當世餘烈足以遺後嗣此之謂不朽君既退歸居于河南之
陽翟家愈貧而祿不及志愈邁而文益壯暇日以嘗所述作三十
卷目為前集命予序之君與予實有伯也仲宣之義我故書于篇

唐右補闕梁肅文集序

崔恭

敘曰皇甫士安志好閑放不榮軒冕道情適志作高士傳贊記遺
韻風猷尚仕而公早從釋氏義理生知結意為文志在於此言談
語笑常所切劇心在一乘故敘釋氏最為精博與皇甫士安之所
素尚亦相放焉則今天台大師元浩之門弟子也掘衣捧席與余
同焉故能知其景行收其制衣作編成二十軸以為儒林之綱紀云
若夫明是非探得失乃作西伯稱王議宗道德美功成作磻溪銘
四皓贊釣臺碑圮橋碑繫當出激清風作先賢贊獨孤常州集
序觀講論語序美藝藝文善章句作李補闕集序隱士李君遺文
序備教化彰諷誄作中書侍郎贈太子大傅李公集序開國公包

君集序摠名實樹遺風作常州獨孤公遺愛頌太常卿常山郡開
國君崔公神道碑惡戎醜思康濟作兵箴叙宗系思祖德作述初
賦病流濫悅故居作過舊園賦明大道宗有德作受命寶賦其餘
言志導情記會叙別摠存諸集錄歸根復命一以貫之作心印銘
住一乘明法體作三如來畫贊知法要識權實作天台山禪林寺
碑達教源周境智作荆溪大師碑大教之所由佛日之未忘蓋盡
於此矣若以神道設教化源旁濟作泗州開元寺僧伽和尚塔銘
言僧事齊律儀作過海和尚碑銘幽公碑銘釋氏制作善以抗
敵大法將滅人鮮知之唱和之者或寡矣故公之文章粹美深遠
無人能到此事可以俟於知音不可與薄俗者同世而論也余之
仰止未盡其善蓋釋氏之鼓吹歟諸佛之影響歟余所不者道其
旁歟嘗懷不言之效杳冥之恨尔後之人識達希夷意通響象知
我之言之不忤耳若以叙人倫正褒貶則人皆知之非獨情至而稱
其製作也大約公之習尚敦古風閱傳記碑銘以此導引於人以
為其言未鹽細碎未嘗挂只故鮮通人事公賢者之一病也夫子

所謂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故無適時之用任使之勤余故以皇甫
士安比之若管夷吾諸葛亮留心濟世自謂棟梁則非公之所尚
也所謂善古而不善今知賢而不知俗故論贊碑頌能言賢者之
事不能言小人之稱享年若干以其年月日終于長安某里朝廷尚
德故以公為太子侍讀國尚書錄故以公為史館修撰祭誥令敷王
猷故以公為翰林學士三職齊署則公之受朝廷不為不達矣年
過四十士林歸崇以夫顏子黃牛度不為不壽矣其碌碌者老於
郎署白首人世又何補哉於達者不可以夭壽之嘆而病於促數
焉公遺孤歿後而生今已成立則友朋之知臧孫之後存於此也

趙郡李華中集序

獨孤及

志非言不形言非文不章是三者相為用也猶涉川者假舟楫而
後濟自典謨缺雅頌寢王道陵夷文教下衰故作者往往先文字
後比興其風流蕩而不返乃至有飾其詞而遺其意者則潤色愈
工其實愈喪及其大壞也儼偶章句使枝葉以八病四聲為
楷拳守之如奉法令則臯陶史克之作則呶拉笑之天下雷同風

馳雲趨文不足言不足志也猶木蘭為舟翠羽為楫既之於陸
而無涉川之用痛乎流俗之惑人也久矣帝唐以文德敷於下
民被王風俗稍丕變至天后時陳子昂以雅易却學者浸而嚮方
天寶中公與蘭陵蕭茂挺長樂賈幼幾勃焉復起用三代文章律
度當世公之作本乎王道大抵以五經為泉源抒情性以託諷
後有歌詠美教化獻箴諫後有賦頌懸權衡以辯天下公是非
後有論議至若記事編錄銘鼎刻石之作必採其行事以正褒
貶非夫子之旨不書故風雅之指歸刑政之根本忠孝之大倫皆
見於詞後中古之風復形于今于時文士馳騫颯扇波委二十
年間學者稍厭抑揚黃華而窺咸韶之音者什五六識者謂之文
章中興公實啟之公名華字遐叔趙郡人安邑令府君第三子質
直而和純固而明曠遠而有節中行而能斷孝敬忠廉根於天機
執親之喪哀達神明其任職釐務外若坦蕩而內持正性謙而不
犯見義乃勇舉善惟懼不及務去惡如復讎與朋友交信諾著於
天下其偉詞麗則和氣之餘也學博而識有餘才多而體愈迅每

述作則筆端風生聽者耳駭開元二十三年舉進士天寶二年舉
博學宏詞皆為科首由南和尉擢秘書省校書郎八年歷伊瀾尉
當斯時唐興百三十餘年天下一家朝廷尚文夫昇工乎中微拙
於使人無已譽公才典時并故不近名而名彰時輩歸望如麟羽
之於虬鸞也十一年拜監察御史會叔臣竊政柄貪猾當路公入
司方書出按二千石持斧所嚮列郡為肅為姦董所嫉不容於御
史府除右補闕祿山之難方命地族女蔽天聰明勇者不得奮明
者不得謀公危行正詞獻納以誠累陳誅兇渠完封疆之策瀆大
迎吠故書留不下時繼太夫人在薨初潼關敗書聞或勸公走蜀
詣行在所公曰奈方寸何聞行問安否然後輩安輿而逃謀未果
為盜所獲二京既復坐謫杭州司功太夫人弃教養公自傷悼以
事君故踐危亂而不能安親免受汚非其疾而貽親之憂及隨牒
願終養而遭天不弔由是銜罔極之痛者三故雖除喪抱終身之
戚焉謂志已厭息陳力之願焉因屏_居江淮間省躬遺友誓心自絕
無何詔授左補闕又加尚書司封員外郎璽書連徵公卿已下傾

首延佇至止之日將以司言處公曰焉有隱節辱志者可以荷
君之寵乎遂移疾請告故相國梁公峴之頌選江南也表為後事
加檢校吏部郎明年遇風痺徙家于山陽疾痼貧甚課子弟力農
圃瞻衣服雅好修無生法以冥寂思慮視爵祿形骸典遺土同惟
吳楚之士君子謬家傳修墓版及郡邑頌賢守宰功德者靡不齎
貨幣越江湖求文於公得請者以為子孫禁公遇勝日時復綴錄
以應其求過是而往不復著書素所著_者多散落人間自志學至枋
書即以前八卷并舜山公主誌文實將軍神道碑崔河南生祠碑
礼部李侍郎碑安宅三孝論哀舊遊詩韓幼深避亂詩序祭王端
員外沈起居與宗裴員外騰文別元亘詩并楊驕曹集序王常山
碑並因亂失之名存而篇亡自監察御史以後迄至於今所述者
公長男胤字宗叙編而集之斷自監察御史已前十卷號為前集
其後二十卷頌賦詩歌碑表序論誌記讚祭文共一百四十四篇
為中集其中陳王業則在疆頌議世道則原卜論質文論王文而
諫諫則言醫舍元殿賦敦禮教則哀節婦賦二孝讚此外孫女二

孩書表賢達盛德則房魯山碣房太尉德銘崔賓客集序德先生
誅權著作墓表李夫人傳靈夫人頌一死之間抒則交情則祭
蕭曹劉評事張博士文吟詠情性達於事變則詠古詩辨卿大夫
族姓則盧監神道碑思舊則三賢論自叙則別相里造范倫序詮
佛教心要而會其異同則南泉真禪師左溪朗禪師碑其餘雖比
與萬變而未始不根於道德故覽文之文知公之質不聽侯覲容
貌聽詞氣而後觀其行若使束帶立於史臣之位且備獻贊足以
潤色王度正一代之訓典天而病之國不幸也故遇升身甚病而
心甚壯文益贍而才不竭則前路逸氣詎可度矣他日繼於此而
作者當為後集及常遊公之藩也久故錄其述作之可以後著于篇

唐尚書禮部員外郎柳宗元文集序

劉禹錫

八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秦漢復
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夫政廢而土裂三光五岳之氣
分切問大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後大振初貞元中上方嚮文章昭
回之光下飾萬物天下文士爭執而長典時而奮繁焉如繁星麗

天而若射寒色正人望而敬者五行而已河東柳子厚斯人望而
敬者歟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於貞元初至九年為名進士十有
九年為材御史二十有一年以文章稱首入尚書為禮部員外郎
是歲呂誅萬少檢獲訛出牧邵州又謫佐永州居十年詔書徵不
用遂為柳州刺史五歲不得召病且革留書抵其友中山劉禹錫
曰我不幸卒以謫死以遺草累故人禹錫執書以泣目編次為四
十五通行於世子厚之喪昌黎韓退之誌其墓且以書來弔曰哀
哉若人之不泐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
也安宅皇甫湜於文章少可推讓亦以退之言為法凡子厚名氏
身仕典集暨行已之大友有退之之誌若祭文在今附於第一通
之末云

唐右拾遺陳子昂文集序

盧藏用

昔孔宣父以天縱之才自衛返魯乃刪詩定禮述易道而修春秋
數千百年文章繁滋可觀也孔子歿二百歲而騷人作於是怨麗
浮侈之法行焉漢興二百年賈誼馬遷為之傑憲章禮樂有老成

評子厚文以二公言
為定不更有言見
劉公之服善亦別
是格

云風長卿子雲之傳瑰詭萬變亦奇特之士也惜其王公大人之言溺於流辭而不顯其後班張崔蔡曹劉潘陸隨波而作雖大雅不足其遺風餘烈尚有典刑宗彜之末蓋顯賴矣逶迤陵頽流靡忘迄至於徐庾天之將喪斯文也後進之士若上官儀者繼踵而生於是風雅之道掃地盡矣易曰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泰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諱子昂字伯玉蜀人也崛起江漢虎視函夏卓立千古橫制頽波天下翕扶質文一變非夫岷峨之精巫廬之靈則何以生此故其陳諍之辭則為政之先也昭夷之碣則議論之當也國殤之文則大雅之怨也徐君之訖則刑禮之中也至於感激頓挫微顯闡幽庶幾見變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際者則感遇之篇存焉觀其逸足駸方將搏扶搖而凌太清獵遺風而薄蒿岱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惜乎湮厄當世道不偶時委骨巴山年志俱天故其文未極也嗚呼聰明精粹而淪剝貪叨桀鰲以顯榮天乎天乎吾始未知天焉昔嘗與余有忘形之契四海之內一人而已良友歿矣天其喪予今採其遺文可存者編而次之凡十

卷恨不逢作者不得列于詩人之什悲夫故粗論文變而為之序至於王霸之才卓犖之行則存之別傳以繼於終篇云

唐衡州刺史呂溫文集序

劉禹錫

五行秀氣得之居多者為雋人其色激濫於頽間其聲發而為文章天之所與有物來相彼由學而致者如工人染夏以視羽獸有生死之殊矣初貞元中天子之文章煥乎垂光慶霄在上萬物五色天下人文為氣所及其生乃蓄靈芒芰苜與百果齊坵傳煌翹出乎其類終為偉人者幾希矣東平呂和仲實生是時而絕人甚遠始以文學振三川三川守以為貢士之冠名都西馳速如羽翼長安中諸生成避其鋒而科連中銛刃愈出德宗崩其名自集賢殿抄書即擢為左拾遺明年大戎請和上問能使絕域者君以壽表有專封材膺選轉殿內史錫之銀章還拜尚書戶部員外郎轉司封遷刑部郎中兼侍御史副治書之職會中執法左遷緣坐道州刺史以政刑改衡州年四十而歿後十年其子安衡泣奉遺草來謁咨余伸之成一家言凡二百篇和仲名溫別字化光祖

考皆以文學至大官發詞詩禮于先侍郎又師吳郡陸質通春秋
從安宅梁肅學文章勇於藝能咸有所祖年益壯志益大遂撥生
文字典高賢交重氣槩嚴名實欽往以致君及物為大欲每與其
徒講疑考要皇王富強之際臣子忠孝之道出入上下百千百年
詆訶角逐疊發連中得一善輒盱衡擊節揚袂頓足信容得色舞
于肴端以為案是言循是理合乎心而氣張之昭往若揭日月而
行孰能測其勢而爭天光者乎嗚呼言可信而時異道甚長而命
窄精氣為物其有所歸乎古之為書者先立言而後體物實生之
書道過於而荀卿亦後其賦和升年少遇君而卒以謫似賈生能
明王道似荀卿故予先後視二書斷自人文化成論至諸葛侯武
廟記為上篇他咸有為而為之始學左氏書故其文微為富豔夫
昇之與凡惟已虬九日乃能盡其殼而迴注鷄爵亦要中於尋常
之間非昇之手弓有能有不^能而遇往而往也後之連解者推而
廣之知予之素交不相索於文字之內而已
唐文粹卷九十二乙卯四月二日

唐文粹卷第九十二

序內 物二十七首

吳興姚

鉉

纂

集序

唐著作佐郎顧況集序

唐大常寺協律郎李賀詩集序

唐四門助教歐陽棻文集序

唐太子校書曰李觀文集序

唐揚州功曹蕭穎士文集序

唐崔公山池後集序

唐東臯子集序

刪東臯子集序

唐中山獄宗元先生吳筠尊師文集序

唐釋靈澈上人文集序

篋中集序

唐容州經略使元結文編後序

樊川文集後序

毗陵集後序

後序

題柳柳州集後

唐大理評事柳君集後序

注怒征賦後述

唐故著作佐郎顏況集序

皇甫湜

吳中山泉氣狀英淑怪屢太湖異石洞庭朱實華庭清咲與虎丘
 天竺諸佛寺鉤綿秀絕君出其中間有聲清以為性結冷汰以為
 質向鮮榮以為詞偏於逸歌長句駿發踴騰往往若穿天心出月
 脇意外驚人語非尋常所能及最為快也李白杜甫已死非君將
 誰與哉君字通翁諱況以文入仕其為人類其詞章宜從韓白公
 於江南為判官驟成其磊落大績入佐著作不能慕顧為眾所排為江
 南郡丞累歲脫屣無復北意起至茅山意飄然若將續古三仙
 以壽九十卒湜以童子見君揚州孝感寺君披黃衫白絹靴頭眸子瞭
 然炯清立望之真白圭振鷲也既接歡然以我為揚雄子而顧
 恨不及見三十年於茲矣知音之真真當昔志諸去年從丞相涼公
 襄陽有白韻非能善者在門訃之即君之子也出君之詩集二十
 卷湜請余發之涼公適移蒞宣武軍余裝歸洛陽諾而未副今又檢

矣生來速文乃題其集之首為序

唐太常寺奉禮郎李賀歌詩集序

杜牧

大和五年十月中半夜時舍外有疾呼傳緘書者其曰必有異亟
 取火來及發之果集賢學士沈公子明書一通曰我亡友李賀元
 和中義愛甚厚日夕相與起居飲食賀且死嘗授我平至所著歌
 詩離為四編凡若干首數年來東西南北良為已失夫今夕醉解
 不復得寐即閱篋帙忽得賀詩前所授我者思理往事凡與賀
 話言如遊一處所一物候一日一夕一觴一飯顯顯焉無有忘棄者
 不覺出涕賀復无家室子弟得以給養卹問常恨想其人詠其言
 止矣子厚於我與我為賀集序盡道其所來由亦少解我意其其
 夕不果以垂冒道其奇明日就分謝且曰世謂賀才絕出於前讓居數
 日其深惟公曰公於詩為深妙奇博且復盡知賀之得失短長今
 實敘賀不讓必不能當君意如何復就謝極道所不敢敘賀公曰
 子固若是是當慢我某因不敢辭勉為賀敘然其甚斬首王諸孫
 賀字長吉元和中韓吏部亦頗道其歌詩雲煙綿聯不足為其態

也水之迢迢不足為其情也春之發矣不足為其和也秋之明潔不足為其格也風檣陣馬不足為其勇也尾指象鼎不足為其吉也時花美女不足為其色也荒園侈殿棟莽丘隴不足為其恨怨悲愁也鯨去鼉擲牛鬼蛇神不足為其虛荒誕幻也蓋騷之苛齋理雖不及辭或過之騷有感然刺懣言及君巨理亂時有以激發人意乃如其所為無得有焉其後能探尋前事所以深歎恨今古未嘗經道者如金銅仙人辭漢歌補梁庾肩吾宮體謠求取情狀離絕遠去筆墨畦畹之間亦殊不能知之賀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已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賀死後凡十五年京兆杜某為其序

唐故四門助教歐陽詹文集序

李貽孫

歐陽君生于閩之里幼為兒孩時即不與眾童親狎行止多自處年十許歲里中無愛者每見江濱山畔有片景可採心獨娛之常執卷一編志歸於其間逮風月清暉或暮而尚留宵不能釋不自知所由蓋其性所多也未甚識文字隨人而問章句勿嘗有一言契

於心移日自得長吟高嘯不知其出也父母不識其志每常謂里人曰此男子未知其自何如要恐不為日沒之蛾氓也未知為吉邪凶邪鄉人有覽事多而熟於聞見者皆賀之曰若此家寶也亦何慮之過歟自此遂日知書服聖人之教慕憤悌之化達君臣父子之節忠孝之際唯恐不及操筆誦詩其言秀而多思率人所未言者君道之甚易由是振發於鄉里之間建中貞元時文詞崛興遂大振耀歐閩之鄉不聞有他人也會故相常袞來為福之觀察使有文章高名又性頗嗜詩進後生推拔於其素中唯恐不及至之日比君為芝英每有一作屢要加賞進遊嬉燕饗必召同席君加以謙儒動不踰節常公之知又日深矣君之聲漸騰於江淮且達於京師矣時人謂常公能識真尋寸而陸相贊知真與搜羅天下文章得士之盛前元其倫故君名在榜中常與君同道而相上下者有韓侍郎愈李校書觀洎君並數百歲傑出入至于今伏之君之文周詳切於情故叙事重複且其掌代文柄以蘇風雅一八叩而卒天其絕乎君於貽孫言舊故之分於外比為一家矣故其屬文之

內多為子伯舅所著。昔有南陽孝子傳，有韓城縣尉廳壁記，有與鄭君方書，皆可徵於集。故子冲幼之歲也，拜君於外家之門。太和中，子為福建團練副使，日其子價自南安抵福州，進君之舊文，共十編，首尾凡若干首。泣拜請序，子以諾其命矣。而詞竟未就，價微有文，又早死。大中六年，子又為觀察使，令訪其裔，因獲其孫曰澥，不可使歐陽氏之文遂絕其所傳也。為題其序，亦以卒後嗣之願。

唐太子校書李觀文集序

陸希聲

貞元中，天子以文化天下，翕然興於文之元。高者李元賓，觀韓退之，愈始元賓舉進士，其文稱居退之之右。及元賓死，退之之文日益高，今之言文章，元賓反出退之之下。論者以元賓早世，其文未極，退之窮老不休，故能卒擅其名。子以為不然，要之所得不同，不可以相上下者。文以理為本，而辭實在所尚。元賓尚於辭，故辭勝其理，退之尚於實，故理勝其辭。退之雖窮老不休，終不能為元賓之辭，假使元賓後退之之死，亦不能及退之之實。此所以不相見也。夫文興於唐，虞而降於周，漢自明帝後，文體滯弱，以至於新

晉宋齊梁隋，嫣然華媚，無復筋骨。唐興，猶襲隋故，能至天后，則陳伯玉始復古制，當世高之。雖博雅典實，猶未能全去。其辭至退之，乃大革流弊，落落有老成之風。而元賓則不古不今，申然自出。體既揚發，越若絲竹，中有金石聲，每篇得音，處如健馬在御，蹀躞不能止其所長。如此得不謂之雄文哉！自廣明喪亂，天下文集略集，予得元賓文於漢上，惜其恐復磨滅，因條次為二編，論其音，以冠於首。大順元年十月日，給事中陸希聲序。

唐揚州功曹蕭穎士文集序

李子華

開元天寶間，詞人以德行著於時者曰河南元君德秀，秀趙郡人。李子華為碣，以文學著於時者曰蘭陵蕭穎士，字茂挺，梁國鄆陽忠烈王之後。曾祖某，官大父某，官考諱某，莒縣丞。咸有位不至尊，君七歲能誦數經，背碑覆高十歲，以文章知名。十五譽滿天下，十九進士。擢第，歷金壇尉，桂州參軍，秘書。且止字河南參軍，辭官避地江左。求王修書請君遁，逃不與相見。淮南連帥表君為揚州功曹，相國諸道相庸使第五琦請君為介，君以先世寄殯高，僕因之遷府終事。

至汝南而歿嗚呼春秋若干天下儒林為之憔悴君為金壇尉也
會官不成為揚州參軍也丁家難去官為正字親故請君著書且未
終篇御史府以君為慢官離局奏謫罷職為河南參軍僚屬多
嫉君才名上可以吏事責君君拂衣渡江遇天下有故其高即深
識皎皎如此君謂六經之後有屈原宋玉文其雄壯而不能經敏
後有賈誼文詞詳正近於理體枚乘司馬相如亦壞麗才士然而
不近風雅楊雄用意頗深班彪識理張衡宏曠曹植豐贍王粲超
逸嵇康標舉此外皆金相玉質所尚或殊不能備舉左思詩賦有
雅頌遺風子寶者論近乎花根源此外皆為絕無聞近日陳拾
遺文跡最正以此而言見君述作君以文章制度為己任時人咸
以此許之不幸歿於旅次有文十卷行於世其甚痛目雖存章句遺
逸上所謂有其義而无其辭者也其後之為文者取以為法焉今
海內至廣人民至眾求君之比不可復得難乎哉君有子一人曰
白為蘇州常執縣主簿雅有家風名於世以華平王最深見託
為序力疾直書云爾

崔公山池後集序

李子翰

崔公吏於華樂用黃矣士之中也天高其興益之以小山焉山臨
清池峭絕孤踊豈無一仞波無一勺而洲嶼繁帶巖崖盤鬱則來
盧衡靈佳不此於庭間矣若其琴幌朝開書堂晚清綠筠木林疎下
見松雪登黃蘭之徑調瓊瑤之章則雍雍詠歌盡在丹壁又與一
二文士以吟以賦謂之後集焉

東臯子集序

呂才

君姓王氏諱勣字無功太原祁人也高祖晉穆公自南歸北始家
河汾焉麻采魏迄于周隋六世冠冕國史家諫詳焉君性好學博
聞強記與李播陳永呂才為莫逆之交陰陽曆數之術無不同曉
大業末應孝悌廉潔舉射高第除祕書正字君性簡放飲酒至數
斗不醉常云恨不逢劉伶與閉戶事飲因著醉鄉記及五斗先生
傳以類酒德頌云惟善鼓琴加減舊弄作山水操為知音者所賞
高情勝氣獨步當時及為正字端簪理易非其好也以疾罷罷乙
外職除揚州六合縣丞君篤於酒德頗妨職務時天下亂諸部法

嚴軍被勅勅君歎曰羅網高懸去將安所遂出所受俸錢積於縣
城門前託以風塵輕舟夜遁隋季版蕩客游河北去還龍門武德
中詔徵以前揚州六合縣丞待詔門下省時省官例日給良醞三
升君第七弟靜為武官幸生謂曰待詔可樂否君曰吾待詔祿俸
殊為蕭瑟但良醞三升差可慰爾待詔江國公君之故人也聞之
曰三升良醞未足以絆王先生判日給王待詔一斗時人號為斗
酒學士貞觀初以足疾罷歸欲定長性之計而困於貧貞觀中以
家貧赴選時太樂有府吏焦革家善醞酒冠絕當時君苦不為太
樂丞選司以非士職不授君再三請曰此中有深意且士庶清濁
天下所安不聞莊周避漆園老耽恥柱下卒授焉數月而焦革死
妻袁氏時送美酒歲餘袁又死君歎曰天酒不令吾飽美酒遂掛
冠歸田自是太樂永為清流君後追述焦革酒經一卷其術精悉
兼採杜康儀狄已來善為酒人為酒譜一卷大史令李淳風見而
悅之曰王君可謂酒家之南董君履職皆以好酒鄉里或咤之因
著無心子以喻志河汾中先有渚田十數頃種良沃鄰渚又有隱

隱

士仲長子光服食養性君重其貞素顧與相近遂結廬河渚飲
琴酒慶弔禮絕一有餘年河渚東南隅有連沙磐石地頗顯敞君
於其側遂為杜康立廟歲時致祭以焦革配焉貞觀中京兆杜松
之青河崔公善繼為本州刺史皆請與君相見君曰柰何悉欲坐
召嚴君平竟不見崔杜高君調趣卒不敢屈但歲時贈以美酒鹿
脯詩書往來不絕君又葛巾聯牛躬耕東臯每著書自稱東臯子
晚歲醉飲無節鄉人或諫止之則笑曰汝輩不解理止當然或乘
牛駕驢出入郊郭止宿酒店動經歲月往往題詠作詩好事者錄
之諷詠並傳於代貞觀十八年終于家時年若干臨終自剋死日
遺命薄葬兼預自為墓誌所著詩賦並多散逸鳩訪未畢且緝成
五卷又著會意高士傳五卷酒譜一卷及注老子並別成一家不
列於集云

刪東臯子集序

陸淳

淳聞於師曰秉仁義立好惡方之內者也等是非遺物我方之外
者也實內而遊外聖人也聖人吾不得見之矣方內者時有焉其

惟方外之徒莫得而測也豈踐跡之道易忘言之理難耶將群於人而內自得耶何乃莊叟之後縣縣乎初幾於是道者余得之王君焉心與物冥德不外蕩隨變而適即分而安忘所拘而亦不害教遺其累而道不絕俗故有陶公之去職言不怨時有阮氏之放情行不迂物曠哉淵乎真可謂樂天之君子者矣生於隋季之草之知故其遺文高跡不顯余每覽其墓亦想見其人恨不同時得為忘形之友故祛彼有為之詞全其懸解之志庶乎死而可作無愧異代之知音爾其祖宗之由出處之行前序備矣此不復云

唐中嶽宗元先生吳尊師集序

權德輿

道之於物無不由也無不貫也而況本於玄曠發為至言言而蘊道猶三辰之麗天百嘉之麗地乎夷章大恬淡溫粹飄飄然軼八紘而游三古與造物者為徒其不至者遺言則華步理則泥雖辯麗可嘉采真之士不與也宗元先生吳君其知言者歟先生諱筠字貞節華陰人年十五篤志於道與同術者隱于南陽倚帝山開覽古先遺蹟物表芝耕雲臥聲利不入天寶貞初玄纁鶴書徵至

師用希夷啓沃膺合玄聖請度為道士宅於嵩丘乃就馮尊師齋整受正一之法初梁貞白陶君以此道授曰昇玄王君自王君至先生凡五代矣皆以陰功救物為王者師十三年乃召入大同毀尋又詔曰翰林玄宗在宥天下順風祈禱乃獻文編三篇優詔嘉納志在遐舉累音乞還以禽魚自況藪澤為樂得請未幾盜泉汙于三川羽衣虛舟泛然東下棲住盧登會稽浮剡河息天柱隱机埋照順吾靈龜有時放言以暢天理且以園公歌詠於紫芝弘景怡悅於白雲故屬詞之中尤工此興觀其自占王化詩與大雅吟少虛詞游仙雜感之作或遐想理古以京世道或感嘆萬象用真環樞稽性命之紀達人事之變大率以審神控鏡為本至於奇影逸鄉有琅琅然若夏雲激而凌則豈見閭松喬木林然在目追近古游方外而言六義者先生實主明也焉至若摛論谷神之妙則有玄綱篇哀蓬心蒿目之遠於道也則有神仙可學論疏瀚滌雪使無落吾事則有先心賦巖棲賦脩篁中之誠而休乎天均則有心目論契形神頌其他抗章寓書贊美序別非道不言言而可行泊然以微妙卓

爾而昭曠合為四百五十篇博大真人之言盡在是矣大曆十三
歲歲直鷄首止于宣城道觀焚香返真於虛室之中門弟子邵異
玄者率顯其徒寧神于天柱山麓從其命也太原王頌常悅先生
之風採道也孰自先生化去二歲願為御史中丞類斯遺文為三
十編拜章上獻藏在祕府莫之者偏得先生之道如楛木止水刻
心遺形自先生化去二十五歲以其文編請傳永久其有道遙卓
說之論猶不列於此至若楚神奇社鬼怪告鍊蛟之地合所鑿之
符皆備於刻金石者之說今徒采獲斯文以序崖略且俾後學知
道者必知言云

唐釋靈澈上人文集序

劉禹錫

釋子工為詩尚矣休上人賦別怨約法師哭范尚書咸為當時才
士之所傾歎厥後比比有之人生於會稽本湯氏子聰察著學
不肯為凡夫因辭父兄出家號靈澈字涼澄雖受經論一心好篇
章從越喜巖維學為詩遂籍籍有聞維卒乃抵吳興與長老詩僧
皎然游講藝益至熟以書薦于詞人包侍郎信包得之大喜又以

書致于李侍郎紆是時以金章風韻士盟于世者曰包李紆是上
之名由二公而賜如雲得風柯少葉張以文章接才子以揮理悅
高人風儀甚雅談笑多味貞元中西游京師名振輦下緇流嫉之
造飛語激動中貴人侵誣得罪徙汀州會赦歸東越時吳楚間
諸侯多賓禮招牙之元和十一年終于宣州開元寺七十有一門
人遷之建塔于越之山陰天柱峯之隱從本教也初上人在吳興
居柯山與畫公為侶暇時予方以兩髦執筆硯陪其吟詠
皆曰孺子可教後相遇于京洛與支許之契焉上人歿後十七年
予為吳郡具門人秀峯捧先師之文來乞辭以志且曰師嘗在吳
賦詩僅二千首今刪取三百篇勒為十卷自大曆至元和凡五十年
間接詞客文人誦唱別為十卷今也思行乎昭代求一言羽翼之
因為評曰世之言詩僧多出江左靈一道其原護國肇之清江揚
其波法振汾之如公絃孤韻警入人耳非大樂之音獨吳興畫公
能備眾體畫公後歿公承之至如芙蓉園寺詩云經來白馬寺
僧到赤鳥年謫汀州三青蠅為甲安黃大富家書可讀入作者

元結作篋中集或問曰公所集之詩何以訂之對曰風雅不興幾
 及千歲溺於時者世无人哉嗚呼有各位不顯年壽不將獨无知
 音不見樛頌死而已矣誰云無之近世作者更相公龍衣拘限聲病
 喜尚形以且以流易為辭不知喪於雅正然哉彼則指詠時物會
 諸絲竹與歌兒舞女生汚惑之聲於私室可矣若令方直之士大
 雅君子而誦之則未見其可矣吳興沈千運獨挺於流俗之中強
 獲於己溺之後窮老不惑五十餘年凡所為文皆與時異故朋友
 後生稍見師效能以類者有五六人於戲自沈公及二三子皆以
 正直而無祿位皆以忠信而久貧賤皆以仁讓而至喪亡異於是
 者顯榮當世誰為辨士吾欲問之天下兵興於今歲人皆務武斯
 焉誰嗣已長逝者遺文散失方阻絕者不見近作盡篋中所有復
 編次之命曰篋中集且欲傳之親故冀其不亡於今凡七人詩二
 十二首時乾元三年也

唐容州經略使元結文集後序

李商隱

次山有文編有詩集有元子三書皆自為之序次山見譽於公弱
 夫蘇氏始有名見取於公浚楊公始得進士第見憎於第五琦元
 載故其將兵不得授作官不至達母老不得盡其養母喪不得終
 其哀間二十年其文危苦激切悲憂酸傷於性命之際自占心經
 已下若干篇是句外曾孫遼東李惲新收得之聚為元文後編次
 山之作其絲遠長大以自然為祖元氣為根變化移易之太虛无
 狀大貴無色寒暑收出鬼神有職南斗北斗東龍西虎方嚮物色
 歛何從生啞鍾復鳴黃雞變雄山相朝捧水信潮汐若大獸然不
 覺其興若大醉然不覺其醒其疾怒急擊快利勁異不出行万里不
 見其敵高歌酣頰入飲于朝斷章摘句如娠始生狼子豺孫競于
 跳走剪餘斬殘程露血脉其詳緩柔潤壓抑趨儒如以一國買人
 一笑如以萬世換人一朝重屋深宮但見其春牽縶長河不知其
 載死而更生夜而更明衣裳鍾石雅在宮藏其正聽嚴毅不滓不
 濁如坐正人照彼佞者子從其翁婦從其姑豎髮為門懸木為牙

張善乘車屹不敢入將刑斷死帝不得赦其碎細分碎手切截纖顆
如墜地碎若大咽上声餘銘取朽蠹櫟蟻出毒刺眼楚去齒不見
可視顧顛踣錯雜汗瀦傷損如在危處如出夢中其德曰曾源條
綱正目若因大治若年大熟君君堯舜人人義皇上之視下不知
有直下之望上不知有算辯頭鑿齒扶服臣僕融風彩露飄零委
洛老老者在童亂者驚邪人佞夫指之觸之董董庶庶不識其故
吁不得盡其極也而論者徒曰次山不師孔氏為非嗚呼孔氏於
道德仁義外有何物百千萬年聖賢相隨於塗中且次山之書曰
三皇用真而取聖五帝用聖而取明三王用明而取察嗟嗟此書
可以無書孔氏固聖矣次山安在其必師之耶

樊川文集後序

裴延翰

長安商下杜樊鄉鄴元長汪水經實樊川也延翰外曾祖司徒岐
公之別墅在焉上五年冬仲舅自吳興守拜考功郎中知制誥盡
吳興俸錢割治其野出中書直取召昵密往遊其地一日談啜酒
酣延翰曰司馬遷云自古富貴具名聲滅者不可勝紀我適雅

走於此得官受俸再治完具俄及者為樊上公翁既不自期富貴要有
數百百文章異日爾為我序號樊川集如此則顧樊川禽鳥一草
木無恨矣庶千百年未隨此廢滅矣明年迂中書舍人始少得志盡
搜六章閱千百紙焚擲縹屬留者十二三延翰自撮髮讀書學字文
率為導誘伏念初出仕入朝三直太史筆比四出守其間逾二十年
凡有撰制衣大手短章塗薈醉墨碩駮纖屑雖適僻阻不遠數千里必
獲寫示以是在延翰又藏蓄者甲乙籤自比較焚外十多七八得詩
賦傳錄論辯碑誌序記書表制離為二十編合四百五十首題曰
樊川文集嗚呼雖當時戲感之言孰見魄兆而果驗白耶嘻文章
政通而風俗以文後在三代之道以文與忠敬隨之是為理具與
運高下探古作者之論以屈原宋玉賈誼司馬迂相如揚雄劉向班
固為世魁傑然騷人之辭怨刺憤懣雖接及君臣教化而不能沾洽
時論相如子雲環麗詭譎諷多要寡羨羨漫無歸不見治亂賈馬劉班
乘時若君之善否直豁已臆奮然以拯世扶物為任貧素緒造端必不
空言言之所及則君臣禮樂教化賞罰无不包焉藉觀仲舅之文高

詩曰厲矣紹曲撫繁簡渾真勁出橫貫將權守處支立歌何呵摩較
如久物焉此梳痛痒如水洗馬其抉剔挫偃敢斷果行若誓最野
前無有敵其止視盛嚴聽前衡後鑿如整冠裳祗謁宗廟其語氣燦龍耳
發慄若大呂勁鳴共鍾撞撞擊刻啞啞切訖護其殺尉嫉惡堤障初
終若湮湮揭於未艾其言離於未空栽培教化翻正治亂變醜養齊堯
醜舜董斯有意趨賈馬劉班之藩牆者耶其文有罪言者原十六衛
老戰守一論者與時爭論用兵論江賊二書者上獵秦漢魏晉南北
一朝逮貞觀至長慶數千百年兵農刑政措置富否皆能採取前
事凡人未嘗經度者若繩裁刀解粉畫線織布在眼見耳聞哉
其論往事則阿房宮賦刺當代則感懷詩有國欲亡則得一敗負人
決遂不亡者則張保臯傳尚古兵柄本出儒術不專任武力者則
注孫子而為其序褒勸賢傑表揭職業則贈莊叔大長公主及故
奇章公汝南公墓誌標白麻代取志得才率由公族子弟為多則
與高大夫書諫諍之賦非許配惡與主鬪激則論諫書若一縣宰
因行德教不施刑罰能舉古風則謝守黃州表一存一亡適見交

分則祭李處州文訓勵官業告東君命擬古典謨以寓誅賞則司
帝之誥其餘述諭讚誠興諷愁傷易格異狀橫鍵雜發雖絲遠穿
幽膿臃魁疊筆酣吳健窈眇碎細包詩人之軌憲整楊武之牙陣
聳曾劉之骨氣撥顏謝之物色往未始不權斷治本細幅道義鈎
深于經史能禦於理化也故文中子曰言文而不及理王道何從
而興乎嘻所謂文章與政通風俗以文移果於是以下盛時理具
蹕三代而蔭萬古若躋太華臨溟渤但觀乎積高而杳深不知其
磅礴澶漫所為遠大者也近代或序其文非有名与位則文學宗
老小子既就其集寤寐思慮反覆不翅逾年荀隆承顧付典之言
雖晦顯兩不相解在他人無知其狀者往以高有天幽有神陰有
宰物者可自誣抵以甘罰殛改摠其條目強自後序至於裁判風
雅宰制典刑標珥時濟物之才編志業名位之實則恭俟叔父中
書於前序

毗陵集後序

梁肅

有唐文宗常州刺史獨孤公既薨門下客安宅梁肅以公茂德映

乎當世美化加乎百姓若發揚秀氣磅礴古訓則在乎斯文之盛不可以莫之紀也於是綴其遺草三百篇為二十卷以示後嗣乃繫其詞曰夫大者天道其次人文在昔聖王以之經緯百度臣下以之彌成五教德又下衰則怨刺形於歌詠諷諭章乎史冊故道德仁義非文不明禮樂刑政非文不立文之興廢視世之治亂知之高下恃才之厚薄帝唐接前代澆醜之後承文章顛墜之運王風下扇作者迭起不及百年文體反正洎公之為則又操道德為根本總禮樂為冠帶以易之精義詩之雅訓春秋之褒貶層之於詞故其文寬而簡直而婉辯而不華博厚而高明論人無愛美此事為實錄天下凜然復觀兩漢之遺風善乎中書舍人崔公祐甫之言也曰常州之文以立憲戒世褒賢遏惡為用故議論最長其或列於碑頌流於歌詠峻如嵩華浩如江河若贊堯舜禹湯之命為誥為典為謨為訓人皆許之而不吾試論道之位宜不陟哉公諱及字至之秘書監府君第四子道典之粹天付之德聰明博達剛毅正直中行獨復動靜可則仁厚積為大本文藝成乎餘力

其體文中雖波騰雷動起伏萬變而殊流會歸同致于道故於賦遠遊頌嘯臺見公放懷大觀超邁流俗於仙掌函谷二銘延陵論八陣圖記見公識探神化理合权道於說郊祀配天之礼呂誦盧奕之謚見公闡明典訓綜覈名實若夫述聖道揚儒風則陳留郡文宣王廟碑福州新學碑美成功旌善人則張平原頌李常侍姚尚書嚴廢子常給事常頴叔墓志鄧氏孝行記李睢陽楊懷州碑纂世德貽後昆則先秘監表陳黃老之義於是有對罔文演釋氏之奧於是有鏡智禪師碑論文變損益於是有李遐升集序稱物狀之美而暢其情性於是有琅邪谿述其叙一事紀一物皆足以追蹤往烈裁正狂簡噫天其以述作之柄授夫子乎不徒則吾黨安得遭遇乎斯文也初公視肅以友肅仰公猶師每申之語言必先道德而後文學且曰後世雖有作者六籍其不可及已荀孟朴而少文屈宋華而無根有以取正其賈生史遷班孟堅云尔吾子可共典學當視諸斯文肅承其言大發蒙惑今則已矣知我其誰哉遂銜涕為叙俾來者有以觀夫子之志若立身行道始終出

處皆載易名之狀故不備之此篇

題柳柳州集後

司空圖

金之精麤攷其聲皆可辨也豈清於磬而渾於鐘哉往則作者為文為詩才格亦可見豈當善於彼而不善於此邪愚觀文人之為詩人之為文始皆繫其所尚既專則搜研愈至故能御其工於不極亦猶力巨而闢者所持之器各異而皆能濟勝以為勅敵也愚常覽韓吏部歌詩累百首其驅駕氣勢若掀雷扶電撐抉於天地之垠物狀其變不得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其次皇甫祠部文集外所作亦為適逸非無意於深密蓋或未遑耳今於華下方得柳詩味其探搜之致亦深遠矣俾其窮而克壽抗精極思則固非瑣瑣者輕可擬議其優劣又嘗觀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佛寺碑贊宏拔清麗乃其歌詩也張曲江五言沈鬱亦其文筆也豈相傷哉噫後之學者褊淺片詞隻句不能自辨已側目相詆訾矣痛哉目題柳集之末俾後之詮評者因惑偏說以蓋其全工

唐大理評事楊君文集後序

柳宗元

贊曰之文用辭令褒貶褒貶導揚諷諭而已雖其言鄙野足以備於用後而闕其文彩固不足以誅動時聽夸示後學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不由是假道焉者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此與者也於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辭令褒貶者述者也本乎著述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繫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冊也此與者流蓋出於虞夏之詠歌殷之雅頌其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意美謂宜流於謠誦也茲二者考其旨義乖離不合故秉筆之士恒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故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成雖古文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唐興已來稱是選而不作者梓潼陳拾遺其後燕文貞以著述之餘攻此與而莫能極張曲江以比與之隙窮著述而不克備其餘各探一隅相與背馳於道者其去弥遠文之難兼斯甚矣若楊君者少以篇什著名於時其炳耀尤異之辭諷誦於文人滿盈於江湖達於京師節晚編悟文體尤邃序述學富識遠才涌未已其雄傑老成之風與時增加既獲是不數年而失其季年所作尤善其為鄂州新城頌謄舊武侯

傳論飲送梓潼陳象南汝南周愿河東裴奏武都符義府太山羊士諤隴西李鍊是六原庐山禪居記薛李常侍啟遠遊賦七夕詩皆人文之選已用陪陳君之後其可謂具體者歟嗚呼公克悟文而疾既即功而廢不逾年大病及之卒不得窮其工竟其才遺文未克流於世休声未克流之時凡我後事於文者所宜追惜而悼慕也某以通家修好幼獲者謁故得奉公元兄命論次篇且遂述其制作之所詣以繫其後

注懲征賦後述

司空圖

武宣之間藉題地者雖有如梁韓毅以雅字自任而能振拔後進後士大夫宴游之倦猶或時道文章以飲助執事者而盧君尚以諛擯致憤於累千言亦猶虎之餌毒蛟之飲鏃其作也雖震丘鼓鼓溟漲不能快其咆哮之氣且科爵之設是多得於彼而少喪於此侈其寔而歎其寔彼或充於自喜而又以拱默相持曾不知日月沒於晷刻之間繩翔而螢腐耳然則著明幸於弄黜而能以懲往事勒於千載之下吾知後之作者有歐血不能逮之者矣

其所得何如於彼哉且上至聖哲下至豪特之士得於文章者多矣豈以一靈運之任而可沮辱天下之奇偉哉况面牆而悖謬者何翅於此耶愚前所述雖已恣道其適壯悽豔矣而終不能研其方外之致以是擲筆狂叫寄之他生又嘗者濯纓引以雪詞人之憤其言亦屬蜀於盧君且凡稟精爽之氣是或有智謀超出羣輩直憤抑肆其筆舌亦猶武人逞死於鋒刃也俾其無所控告驅於讎敵必貽國家之患矣然則據權而蔽善者得不常以此危慮哉

卷之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